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將 第七回 北漢主議守河東 呼延贊力擒敵將

卻說八王領旨，歸至府中，見贊賀曰：「今請得聖旨一道，給君執證。但謹守法令，自保無虞矣。」贊拜謝而退。不想馬氏聞知夫主犯罪處斬，必拿家屬，與從人密地逃歸寨中去了。贊舉眼無親，嗟歎不已，只得棲止寺中。卻說河東劉鈞，聽知太宗新立，招伏太行山呼延贊為將。乃集文武商議曰：「中原宋太祖在日，以孤境為敵國。今彼新立太宗，河東之憂，其能免乎？」丁貴奏曰：「往年因召楊令公援澤州之圍，講和而回。今軍士蓄銳有年，兵甲堅利，陛下可高枕無憂。近年之弊，多因預備不固，使敵兵長驅而來。今宜下令各邊關，嚴設堤防，勿使宋兵輕進，乃為長守之計。我逸彼勞，師費無功，自不敢正視河東矣。」劉鈞然其奏，即下令於各邊關等處去了。又於晉陽城中，深溝高壘而待。

消息傳入汴京，太宗會群臣議征河東之策。楊光美奏曰：「河東預備堅完，未可卒下。陛下欲圖之，須乘彼國有隙，然後進兵，則可決其成功。」太宗沉吟未決。曹彬進曰：「以國家兵甲精銳，剪太原之孤壘，如摧枯拉朽，尚何疑焉？」帝聞彬言，意遂決。以潘仁美為北路都招討使，高懷德為正先鋒，呼延贊為副先鋒，八王為監軍，統萬精兵，剋日御駕親征。旨命既下，潘仁美等退朝，於教場中分撥軍馬。呼延贊所部，皆以老弱者與之。高懷德進曰：「先鋒之職不輕，逢山開路，遇水安橋。今以老弱之兵付贊統領，倘誤朝廷大事，則招討罪將誰任其咎？」仁美默然良久乃曰：「老弱之兵，將付誰部下耶？」懷德曰：「所言老弱，非盡不堪用者，比斬堅入陣，則有不及。當以此軍，分統隨駕之將。前軍皆選精勇，均分與小將、呼延贊統之。」仁美無奈，只得如此。

次日入請御駕起行。太宗以國事付太子少保趙普分理，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，以斷燕薊援師。太宗分遣已定，即日車駕離了汴京，望河東征進。但見：族旗閃閃，劍戟層層。不則一日，兵至懷州。忽哨軍報入第一隊中：前有伏兵攔路，不知是誰。呼延贊聽得，便引所部跑出軍前來看，卻是李建忠、耿忠、耿亮、柳雄玉、金頭馬氏一起。贊執槍下馬，立於道旁曰：「哥哥何故不守山寨，來此為何？」建忠曰：「往日馬氏回寨中報知，說汝犯罪被戮，我等抱憤多時。今聞御駕來征河東，是以部眾擋住去路，要捉害汝之人報仇也。」贊聽罷，乃稱感八殿下相救之由。

言未畢，高懷德一軍已到，知是贊之兄弟，乃曰：「既於此相逢，事非偶然，何不奏知天子，同征河東，以取富貴？」建忠曰：「此我等之素志也，願效命以爭先。」高懷德即傳奏太宗御前：「今有贊之兄弟八員猛將，願隨陛下征進。」太宗大悅曰：「此一回取河東必矣。」即宜授建忠等八人為團練使之職，候平定河東回朝，領受誥命。建忠等謝恩而退。有詩為證：

聖主龍飛重俊良，英雄雲集豈尋常！

干戈直指風聲肅，管取河東獻域疆。

次日，大軍到天井關下寨。守關將鐵槍邵遂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聽得宋兵來到，與部將王文商議迎敵。王文曰：「宋師勢大，難以交鋒，將軍只宜堅守。遣人求救於晉陽，待援兵來到，前後擊之，可以取勝。」遂曰：「日前劉主之命，勿使敵人輕進。今正好乘其疲乏，一戰可破，何待救兵乎？」即部兵出關迎敵。

兩陣對圓，宋陣上先鋒呼延贊，挺槍躍馬，跑出陣前曰：「北將何以不降，自取滅亡之禍？」遂曰：「汝今急早退去，猶不失為勝也；不然，教汝等片甲不回。」贊大怒，舉槍直取邵遂。邵遂掄刀來迎，兩騎相交，二將戰上三合，不分勝負。贊欲生擒邵遂，乃佯輸，走回本陣。遂不捨，驟馬追之。贊觀其來近，回轉馬，大喝一聲，將遂活捉於馬上。後人有詩贊曰：

兵馬南來勢氣雄，將軍志在建奇功。

旌旗展處風雲變，敵將身亡頃刻中。

次隊高懷德見贊贏了敵將，率兵殺入。北兵大敗，死者甚眾。北將王文不敢迎敵，乘騎走投陸亮方而去。宋兵遂襲了天井關。太宗駐軍關中。贊縛邵遂以獻。太宗曰：「留此逆臣無用處。」令左右押出斬之，梟首號令訖。

次日，兵到澤州，守將袁希烈聞知宋師已到，與副將吳昌商議曰：「宋兵利銳，且呼延贊世之虎將，若與交鋒，難保必勝；當用守計，老其師則可。」昌曰：「澤州城高池深，軍士精勇，戰守之計，皆不可少。仗小可平生之學，出退宋兵，如其不勝，守亦未遲。」希烈從其言，與兵五千。

吳昌全身貫帶，開東門，列下陣勢。對面宋先鋒呼延贊，橫槍跨馬，立於門旗之下。吳昌曰：「我主漢王，自守一方，何故窮侵無厭？」贊曰：「我大宋以仁義之兵，而清六合，惟有河東未下，汝輩如魚游釜中，死在頃刻，不降何待？」吳昌大怒，舞刀躍馬來戰。呼延贊舉槍迎敵。兩騎才交，宋兵鼓勇而進，北軍先自擾亂。吳昌勢力不支，跑馬望本陣逃走。贊乘勢掩之，昌見宋兵雄勇，不敢入城，率眾繞出汾澗遁去。贊殺得性激，驟驟馬追之，大叫：「賊將休走！」昌回頭見贊追緊，按住刀，彎弓架箭，一矢放來，被贊閃過。吳昌愈慌，只顧前走，忽連人帶馬，陷於汾澤中。贊部下向前捉住，降其部下二千餘人。

贊將吳昌解見太宗，太宗令推出斬之。下令急攻城池。昌之敗卒走入城中，報知希烈，希烈大驚曰：「不依吾言，果致喪師，如何能退勁敵？」道未畢，其妻張氏，乃絳州張公瑾之女，形貌極丑，人號之為「鬼面夫人」，卻有一身武藝，萬夫難近。聞得丈夫之語，近前謂曰：「將軍休慌，妾有退敵之計。」希烈曰：「城中勢若燒眉，夫人用何妙策？」張氏曰：「宋兵勢大，須以智而破之。君明日先部軍伍出戰佯輸，引敵人入於叢林之下，吾預埋伏射騎於此待之，四下返擊，必獲全勝。」希烈然其計，下令分遣已定。

次日，部精兵六千出城迎敵。兩軍擺開，宋將呼延贊首先出馬，高叫：「賊將如何不獻城池，尚敢來戰耶？」希烈曰：「今特擒汝，以報吳昌之仇。」言罷，舉斧直衝宋陣。贊躍馬舉槍交鋒。兩下吶喊。二人戰上二合，希烈跑馬便走。贊率部將祖興乘勢追之。將近叢林，希烈放起號炮，聲徹山川。張氏伏兵齊起，千弩俱發。宋兵死傷者不計其數。贊知中計，勒馬殺回，正遇張氏阻住，二馬相交，戰不兩三合，被張氏刺中左臂，贊負痛衝圍而走。祖興部眾隨後殺出，希烈回馬追到，將興一斧劈落馬下。宋兵大敗。希烈與張氏合兵進擊，勝了一陣，乃拔軍入城。

贊歸至軍中，深恨張氏這一槍之仇。與馬氏議曰：「今日之戰，不得其利，折去大將祖興，部下傷損大半。」馬氏曰：「是誰出戰，能勝吾眾？」贊曰：「袁希烈不足懼。其妻張氏，槍法不在吾下，且有智識，若令嬰城而守，則澤州未可卒攻。」馬氏曰：「此無慮也，彼之伏兵，只用得一番。我亦以計取其城。」贊曰：「汝有何計？」馬氏曰：「且將各營按下，只說因被敵人傷重左臂，不能出戰。彼聞此消息，必怠於防守。卻令老弱之眾，罷卻戎事，日於汾澗中洗馬，似有回軍之狀。吾與君伏精兵於城東高阜之處瞭望，俟其出兵，通約高將軍先戰，我等乘虛搗入城中，則澤州唾手可取矣。」贊喜曰：「此計足伸我恨！」即密下號令，各營按兵不出。

果然數日間，哨馬報知希烈，希烈急請張氏議之。張氏曰：「前日匹夫被我傷著一槍，宋軍中若無此人，眾心必怠。宜乘其虛，出兵擾之，宋師不足破矣。」希烈曰：「善。」即點下精兵七千，揚旗鼓噪，出南門衝擊。宋師不戰而走。希烈自以為得計，驅兵直殺入中堅。高懷德當先抵住交鋒。兩馬才合，後軍報道：宋兵已攻入東門矣。希烈大驚，即跑馬殺回。恰遇呼延贊突至，厲聲曰：「賊將休走！」希烈不敢戀戰，潰圍而走。贊勒馬追之。不上半里之遙，趕近前來，綽起金鞭，打落馬下而死，盡降其眾。有詩為證：

精兵排下勢如龍，慷慨英雄幾陣中。

敵國未平心激烈，奪旗斬將顯威風。

時張氏殺過城東，遇馬氏大殺一陣，只剩得數百騎，走奔蜂州去了。高懷德兵合，遂取了澤州。贊遣人奏報太宗，太宗大悅，遂命車駕入城駐紮。